

必須把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的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李 昌 登

“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毛 澤 东

一、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和消灭階級的理論

階級，是一个历史的范疇，不是永恆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历史必然产物；将来，当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后，階級又必然要被消灭。

无产階級专政以前的階級斗争，只是以一个階級的統治代替另一个階級的統治。只有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階級斗争，才与消灭階級的历史使命直接联系起来。怎样去消灭階級？除了必須积极发展生产，創造必要的物質条件以外，还要求我們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作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只有从理論上全面地正确理解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的涵义，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指导我們从那些方面去彻底消灭階級。科学的馬克思主义階級概念，是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階級的学說的重要理論基础之一。

社会主义陣营各国正在进行建設社会主义和消灭階級的偉大历史任务。因此，在今天，我們来探討科学的馬克思主义階級概念和消灭階級的理論，不仅有重大的理論意义，而且有更为重大的实践意义。

过去，我們通常都只是談論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的經濟涵义方面，这显然是不够的。階級这个概念，不仅是一个經濟的范疇，而且是一个政治的范疇和思想的范疇。

大家都知道，所謂各个階級，就是根据人們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划分的各个不同社会集团。所謂經濟地位的不同，主要是指：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在产品分配中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寡的不同等等。这些都是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的經濟涵义，是階級概念涵义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方面。但不是馬克思主义階級概念的全部涵义。

各階級既然是由于人們所处的經濟地位的不同而划分的不同社会集团，这种不同的經濟地位在人們的主觀世界中就必然要产生不同的反映，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識。因此，階級不仅有其經濟內容，而且有其政治內容和思想內容。所以說，階級不仅是一个經濟的范疇，而且是一个政治的和思想的范疇。因此，我們不仅要从經濟上消灭階級，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消灭階級。

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和消灭階級的理論，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逐漸发展和形成起来的。在这一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形成过程中，毛主席創造性地作出了极其卓越的偉大历史貢獻。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这样写道：“在封建时代，軍事上訴訟上的裁決权，是土地所有权的屬性；同样，产业上的命令权，也成了資本的屬性。”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在这里已經指出：階級不僅有其經濟內容，而且有其政治內容。

列宁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特別是对它的經濟涵义方面，作了科学的經典式的定义。在“偉大的創举”中，列宁說：“所謂各个階級，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資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分社会財富的方式和多寡的不同的几个巨大集团。所謂各階級，就是由于彼此在一定社会經濟結構中所处地位不同，而有某一集团能占得另一集团劳动的各个集团。”这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階級定义。

毛主席总结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丰富經驗，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概念的理論；而且在这一理論基础上，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關於消灭階級的理論。

毛主席早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这一著作中，就曾教导我們：所謂分析社会各階級，包括分析“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方面。各階級的不同政治态度是与他們所处的不同經濟地位統一不可分的。这就明确地說明了：階級不仅是一个經濟的范疇，而且是一个治政的和思想的范疇。

因此，毛主席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論人民民主专政”这一著作中，进一步提出：所謂消灭階級，不仅要从經濟上消灭，而且要从治政上和思想上去彻底消灭階級。毛主席說：“对于反动階級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种对于反动階級的改造工作，只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个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即壟断資产階級，就最后地消灭了。”（着重点是我加的——李）在这里，毛主席在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具有偉大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普遍原理：思想改造的完成，是最后地彻底消灭階級的标志。这是对馬克思主义關於消灭階級的理論的創造性发展和偉大貢獻。

隨着我国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一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偉大演說中，毛主席对上述關於消灭階級的理論，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毛主席教导我們說：“階級斗争並沒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阶级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着重点是我加的——李）在这里，毛主席更进一步指出：世界觀的轉變是一个根本的轉變，是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志；在資产階級的世界觀沒有彻底改造和无产階級的世界觀沒有巩固树立以前，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階級斗争就不会結束。

因此，光有經濟戰綫上即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是不巩固的；还必須有政治戰綫上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革命才能真正胜利和巩固。

固。这是普遍的规律。比如苏联在1927年和1928年，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挑起的关于能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的大辩论；1956年10日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事件；以及我国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和目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了上述规律的普遍性。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明确肯定了上述规律，是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宣言”中这样写道：“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一些主要规律”之一。

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一贯根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消灭阶级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

比如在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就是集中地从政治上去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划阶级则是让农民在思想上和封建地主阶级分家，也就是集中地从思想上打垮地主阶级；没收分配则是集中地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土改以后，又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下，让地主阶级分子在劳动中改造。因此，我国的土地改革，不单纯是一场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始终贯穿着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从土改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不仅从经济上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且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又比如，我国过渡时期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包括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这两个方面。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党领导全国知识分子进行的土改学习、抗美援朝学习、镇反学习和1952年上半年集中进行的“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在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民主革命后，进行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民主革命。因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和帮助知识分子进行的上述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主要任务，都是为了进行人民民主教育，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帮助知识分子了解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的联系，解决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和人民立场的问题。所以说这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人民民主革命。

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则是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所进行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总之，我们党一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消灭阶级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我们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跃进再跃进！

二、必须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过渡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没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根本谈不到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和巩固。

但是，能不能说，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

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保持和巩固了呢？事实証明不能这样說。

匈牙利早就采取沒收資本家的生产資料的办法，基本上取得了經濟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是，1956年一个十月反革命叛乱事件，就使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一度几乎被推翻。匈牙利事件是什么性質的呢？是政治思想上的一次反革命。匈牙利有一个裴多菲俱乐部，里面有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要是文学家，新聞記者，領導者是納吉，还有一个罗卡契。罗卡契象中国的胡风，他的文艺理論也和胡风的差不多。我們把胡风關起来了，并且在全国範圍內批判了胡风思想；而前匈牙利政府却讓資產階級政治思想自由泛濫。結果，在納吉和罗卡契等人的領導下，文艺界、新聞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起来造反了。一个游行示威，就推翻了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无产階級專政，建立了納吉的反革命政府。

由此可見，不能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匈牙利的秀才造反，不是三年不成；而是一天就成功了。秀才是什么？就是政治思想。

因为，正如前面已經說过的，階級不只是一个經濟的範疇，而且是一个政治的和思想的範疇。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消灭，并不等于資產階級的消灭。只要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影响繼續存在，他們就会繼續不断地反对无产階級，无产階級專政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和巩固。因此，必須把政治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其实，任何性質的社会革命（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都必须輔以相应的政治思想領域中的革命。区别只在于：无产階級革命以前的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都只是以一种剝削方式代替另一种剝削方式，以新的剝削者階級的統治代替旧的剝削者階級的統治。因此，新旧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虽有某些差别，但在剝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个根本方面是共同的。同时，广大被統治被剝削階級的劳动人民，由于剝削階級长期的殘酷統治和欺騙，許多人的思想上深受了剝削階級的思想影响和毒害。因此，一般說，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在取得經濟統治和政权統治以后，就能够比較順利地、甚至自发地形成一个比較巩固的相应的思想統治地位，而不需要再專門进行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的相应的革命。

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过去一切剝削階級的革命根本不同，它要消灭一切生产資料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制度，要消灭一切階級，建立一个沒有剝削沒有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句話，无产階級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包括无产階級本身的改造在內。

因此，无产階級的思想，无产階級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首先就是和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階級和一切将要消灭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根本对立的，这是敌对階級根本利益对立的反映，是对抗性質的。其次，无产階級思想与广大非无产階級劳动人民、特别是与小生产者农民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矛盾。农民首先是劳动者，所以能够在无产階級领导下接受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农民同时又是小私有主，因而又有走資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傾向，这就是农民的动摇性。目前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有的生产資料；却是个体小私有制完全为集体所有制代替以后，集体所有制也不能最后根除农民这种自发思想。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直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即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始終都会存在，只是动摇的程度和表現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去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些原来的小社和生产队所表現出来的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現象，就是农民这种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的表現。因此，我們决不能認為，只要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被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以后，农民的自发傾向就不存在了。全面的全

民所有制的建成,是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标志。虽然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领导下的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只有全民所有制才能最后根除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此,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就象在刚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一样,少数农民表现出有些不习惯甚至一些不满情绪,都是丝毫不足奇怪的。同时,还由于没有经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难免产生某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甚至错误,也会增加一些农民的不满情绪。因此,教育农民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当然,必须强调指出,不管怎样,无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思想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第三,不仅农民,即使是工人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和形成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虽然工人阶级是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而且,在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中,也多少存在一些旧社会的思想影响,因为工人阶级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工人阶级本身也需要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敌对阶级分子常有意識地把本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情绪和劳动人民暂时的非对抗性的不满情绪混淆起来,利用我们工作中局部的、暂时的缺点,煽起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甚至仇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由于他们对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暂时还感到某些不习惯,再加上群众一般比较注重眼前的个人利益,而忽视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因此也有可能暂时受騙而接受敌对阶级分子的煽动影响。

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统治和取得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不可能比较顺利地、更不能自发地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形成一个相应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在我国过渡时期中,从战略上说,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资产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但是,在策略上,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我国过渡时期中,资产阶级不是专政的对象;而是民主的对象。在我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是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进行的。由于党的这一正确政策,保证了我国比较顺利地、迅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却经常利用他们处于人民内部这个有利的身份,公开在群众中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甚至向党向社会主义挑起进攻。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挑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大国,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而这种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正是资产阶级贩卖其思想影响的有利市场。这一切都说明:我国过渡时期中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复杂更加重要。

因此,我国在1956年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以后,1957年,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全民整风和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一场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的实质,是我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通过反右派斗争,解决了革命是否正确(成绩是否主要的),我国应否走社会主义路

路，要不要共产党領導，要不要无产階級專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問題。总起来說，就是解决了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这是我国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偉大胜利。

但是，政治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結束。

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就是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要解决应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問題。目前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则是要解决如何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是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还是少慢差費地建設社会主义？因此，这是一次要不要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全民性大辯論。

我們必須坚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如“人民日報”在1958年2月3日的社論中指出的：“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仍然有帝国主义虎視眈眈，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无时不希望顛复我們的人民共和国，如果我們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建設，不力爭在最短的时间內在經濟上赶上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我国的安全就不能認為有充分的保証。同时，从国内情况來說，我国是一个“又穷又白”的大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質基础是薄弱的，如果我們不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不力爭在比較短的时间內使我国拥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文化科学，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質基础就不能認為是巩固的。”

可見，我們必須坚持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高速度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灵魂，誰反对高速度，就是反对党底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反掉了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也就沒有了社会主义。因此，如何建設社会主义的問題，归根結底，还是一个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問題。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一种所謂“緊張”論，說“高速度过分緊張”，“大跃进太緊張了”。一句話，他們反对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主張慢一点。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批判这种右傾机会主义观点时說：“难道慢一点就不緊張么？要知道，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貧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維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災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緊張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人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們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規。这种‘緊張’完全没有什么可怕。”

在这里，刘少奇同志指出有两种不同性質的“緊張”。在資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人民受剝削受压迫，飢寒交迫，四处奔波，終年劳碌，这是一种“緊張”，是受剝削受压迫和飢餓貧困的緊張，是資本主义的緊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大家努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而緊張地劳动着。这是另一种“緊張”，是为了迅速摆脱貧困的緊張，是社会主义的緊張。从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国人民迅速地从資本主义的剝削压迫的緊張下解放出来，但还没有完全从貧困的緊張状态中解放出来。我們今天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正是为了迅速地摆脱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貧困的緊張状态。

或者是坚定地站穩无产階級立場，坚决拥护迅速摆脱貧困緊張状态的社会主义緊張；或者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緊張，繼續保持貧困的緊張状态，即保持資本主义复辟的物質基础。中間立場是沒有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反对

社会主义的“紧张”，即反对高速度，反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主张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因而主张大搞群众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高速度，因而坚决反对群众运动。他们说：“群众运动，由于群众水平不高，会产生急躁情绪”，“群众运动使工作粗糙”，“人多手杂不能按秩序做，群众运动一来措手不及”，等等。一句话，无非是说群众运动难免要产生一些缺点。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中某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群众运动。劳动人民群众不是先学会了革命才去革命。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学会革命，从而达到最后解放自己的目的。因此，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主客观的矛盾总是存在着的，在一切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都难免要产生一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甚至错误。要求革命群众运动不产生任何缺点和错误，只能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幻想，或者是别有用心。列宁说：“马克思……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某些缺点，而是集中注意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且积极支持这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

与此相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专门寻找革命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其目的就是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不同态度，是无产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立场根本对立的反映。

必须指出，一切革命群众运动的成成绩与缺点，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因为，任何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是在客观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任务就是要解决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结果，总是全部或者部分地解决了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比如土地改革、肃反、反右派斗争、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育革命，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这些革命群众运动的成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特别是今天我国条件下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在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更保证了我国革命群众运动的成成绩与缺点，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因此，我们的一切革命群众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是夸大缺点，否定成成绩，比如他们死抓住早已克服了的人民公社化初期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缺点，污蔑五亿农民迫切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是“办早了”，“办糟了”。他们说，人民公社化运动好得很，人民公社是我国五亿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史无前例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找到了我国条件下实现两个过渡的具体途径。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至于人民公社其他优越性，那就更不用谈了。

我们决不是只谈成成绩不谈缺点；相反地，我们党一贯重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是在肯定成成绩的基础上去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是利用我们工作中一些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来根本反对群众运动。他们借口避免缺点和错误，主张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四平八稳”。所谓“四平八稳”，就是要求革命的群众运动不要打乱资产阶级的常规和旧秩序。“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的常规而建立革命的常规，打破资产阶级的旧秩序而建立无产阶级

的新秩序。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企图以資產階級的清規戒律，把革命的羣众运动限制在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这实际就是根本否定革命的羣众运动，就是为資本主义复辟保留地盘。

否定了革命的羣众运动，也就沒有了建設社会主义的高速度。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基本精神是力爭高速度和羣众路綫。右傾机会主义分子集中反对高速度和羣众运动，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

可見，右傾机会主义思想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害怕和反对社会主义事业 飞速发展的反映。毛主席說：“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日益深入和发展时，具有坚定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就必然要坚决起来反对。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反对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就是因为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彻底改造。他們在民主革命阶段，还能作为党的同路人，积极参加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由于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因而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結果就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表現动摇，直到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

从这里，我們每个人都應該吸取一个严重的教訓，即：必須不断地改造思想；否則，就有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險。對我們知識分子來說，所謂把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作坚定的不断革命派，不断地自觉改造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树立无产階級的世界觀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觀。

1959年11月20日